



之微也不可不戒

以上光祿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瘍者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瘍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砥其死生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臣按周禮醫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

療者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名
蓋欲聚其人以教學也臣願精擇使判以上官聚
大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
之技試之通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
以制其祿則天下皆無天闕之患而躋仁壽之域
矣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

以上太醫院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周禮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詩大雅卷阿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次章曰伴渙爾游矣優游爾休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臣按此詩先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

而作則是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敬禮其臣相與游
歌者有自來矣

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

簡侍從之臣

書罔命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
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國語近臣進規

范純仁言於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朝廷待之思
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
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捨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已
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乃有優游緘
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
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
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
侍凡是朝廷闕失其盡心論奏者稍加褒進其持祿

不言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庶職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臣按侍從之臣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於供職之外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已也

以上總論侍從之臣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丙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臣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所出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有所不公史氏直

以書之吳徵謂內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掌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脩撰編脩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

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末樂

太宗又簡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其秩猶止五品至

仁宗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任用尤重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等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

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

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

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但其名

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

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

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

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人主欲有所言欲

有所為欲有所謀猷於廟堂欲有所設施於朝廷

欲有所播告於天下皆假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

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敏開通之士諳練該博之

才而言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舉理而不遺其
事通今而不悖乎古然後足以當是任苟徒以其
才藻之豔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罔有所
知君德治體略無所補又焉用彼爲哉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勅國書及宮禁所用之
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
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
請對或奏對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
質儀清介謹厚然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

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
他官可比

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
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
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名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以上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于此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皆史官也

宋置會要所以修纂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同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蓋專以

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

也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

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

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

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

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

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

修撰編修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

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

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然此尤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誠得是人付之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其

所關係夫豈小哉

以上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不徒用以訓誥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始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其遇國家政事之可疑者皆得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於

明廷議政未必無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雙典籍刊正文章

又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官有少監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又于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

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是儒學之臣豈在材
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必以崇儒向學爲先而
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蓋兩府闕人則
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
之地也材旣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
蓄之時冀一得于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
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祖宗
用人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爲一時之名臣
者亦不可勝數也

臣按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

蓋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
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
究以發其聰明爲異時大用之具也

太祖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命編脩張唯
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
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
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
鞍馬

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才質英敏者得脩撰
曾榮等俾就文淵閣進其學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爲多用
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爲儒者之榮誠一
代盛舉也

文皇帝諭榮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
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
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古之文學之士
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皆大有成就
留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時政之譽大哉 皇言
其所以主張斯文作興人材爲世道慮也遠矣三
代而下所僅見也

以上館閣

唐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
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
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
之始自今日蓋以 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
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
書之義心正筆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

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
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以上中書舍人

夫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
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
今制皆屬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
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况今內閣亦有舍人
別書 詔勅云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室

按御史之職在周如此

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
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
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
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
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
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今左中丞二人今左右其屬有

三院今併其二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

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

行長有...

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今設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其屬有十三道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

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與姦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

臣按後世臺諫聞風言事始自武氏後世宋人遂按為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為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牘寘于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

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事蓋
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讐中傷善類汗巖正人
深合聖人至誠治天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
坐笑語誼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得
李勉朝廷始尊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爲朝廷非爲其人也旣授之
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唐人有言御史爲天子之
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

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
臣賊子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
不理哉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
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
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順恃武肆虐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
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猶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

會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九制故

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言也而又專寓其責于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于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其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
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
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
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
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

蔡襄告于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
諫爲難陛下深憂政教未享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
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

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
也彰其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
察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
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
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
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
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
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于此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始讀孔子鄙夫事君患得患失之書疑其太過以爲事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諛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

願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天下豈不殆哉臣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設爲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諫

官而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緩

以上總論臺諫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

乎天府內史貳之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

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
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
以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蓋以其成
材將進于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
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
極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

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貢
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
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
次續食令與計偕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卽此習先
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卽此明當世之務鄉貢
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廩給卽此續食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
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
受土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
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
壹適謂之好德謂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
地畢矣今將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
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
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則相類也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此

災異舉士之始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科始于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

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
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
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
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及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
開皇中方罷

隋始置進士科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
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
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
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

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云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
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
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于洛陽殿此後世臨軒
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此
第舉人入
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
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
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墜
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
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于外以文
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邇來文格日失
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下詔戒飭學者樂於
放逸罕能自還歐陽脩知貢舉時進士習爲奇僻鉤
章棘句寢失渾厚脩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
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古之取士皆本學校

一於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于世今欲
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
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
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
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
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
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其文
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
已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已固無是理然

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
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
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
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
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
人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
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
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
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
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
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未有
過焉者我

太祖于開國之初卽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
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
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
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肆我

太宗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
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 本朝試士之制

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
四書一惟主于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
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
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實得朱氏之
意於數百年之後真可行之千萬年而無弊矣

以上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
身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試
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有學館生徒之設宋有

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貢試中送國子監肄業
資送吏部選用科目之外惟此爲重亦多得人

以上學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
八曰徒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卽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
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
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
若路溫舒爲縣獄吏丙吉爲魯獄吏龔勝爲郡吏
趙禹爲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

本朝入仕之途於科日監生之外有吏員依資格叙用

以上吏員出身

臣按我

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爲省科舉之外惟有監生歷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爲常選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與廢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故臣於入仕之路

詳進士之科而次及監生吏員二途蓋以

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于進士一科唐史言方其取以文辭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爲名臣况 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卽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于唐宋而已也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皐陶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辯邦治
八曰官計以獎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
其士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
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

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
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
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
制遂始于此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
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
也

北朝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
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聖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賢才而任用之
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爲
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爲乘田而牛羊不
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
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
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
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
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
月爲斷是賢能庸繆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率會
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

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
改何也其意以爲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
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
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
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義均行屬次若貫魚
何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
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
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

二曰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道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行均以才均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爲也但其用駢儷語爲拘耳若其于身必取其豐偉于言必取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

取人失之于列况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張九齡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卽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計甚自得也臣愚以爲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頊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君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
格合乃得銓授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
宋璟爭之不能得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
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
專以此立法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
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
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于上者資格率之也
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于暴令

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利弊百吏之所
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
也

德宗時協律郎沈既濟言于其君曰近世爵祿其失
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
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
陸贄言於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
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
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

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
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
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
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
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
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後世捨僉議而重已權
廢公舉而行私惠任重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居
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克臣待罪宰相卽以
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允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
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湏加獎任者並

舉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
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得賢則進考增
秩失實則奪俸贖金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
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卽此義也宰輔所知固有
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群才不如委任長官謹
簡僚屬所簡旣少所求亦精况今之宰輔則往日臺
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輔也豈有爲
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
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人
于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廕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
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
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
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
曰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
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
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
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畧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

常我

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可謂一代
之定法也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
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
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爲吾用當舉古人取士
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
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
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于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者
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

躋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是用乎

臣按今日選法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及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于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莞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

先歷事于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循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于資格也此我

聖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誠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滅無幾新立功次之人則又日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文臣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

官者而監生尤甚是豈無其故哉蓋求所以致此
之由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徹選
法䟽通則

祖宗之舊可復而制治保邦千萬年矣

古人用人貴于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
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
任使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
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
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
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之

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
中而有不常之調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
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
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
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
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此其良法
美意又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癸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于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

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臣按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而課殿最以行賞罰則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晉武帝時杜預承認爲黜陟之課其畧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

多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杜預此法亦是以六年爲考滿非復有虞之制也然每歲達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其法固善然明著奏牘以上聞尤爲優也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

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
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
自近侍至于鎮防有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凡定考皆
集于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此唐考課之法以每歲而考之亦非有虞三載三
考之制然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
最相爲乘除分爲九等詳于善而畧於最以考中
外官亦庶幾古人黜陟之微意也歟

宋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對磨勤
弄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

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其考
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凡考第之法內外選
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
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
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
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臣按宋考課之法其初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其後
考第之法以一年爲一考皆非有虞考績之法然
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復又非
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告于仁宗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
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
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
不易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
人之官遠者二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獲
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其失在于國家采名不
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
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又曰爲治之要莫
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遠
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
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已
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
勞煩之有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當世之官居位
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鯨之治水九載弗
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
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内外官
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
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其以御史考核卽漢宣命
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卽唐人第其善最也稽

其碑冊引以奏對卽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經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於是祁

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

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

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

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解狐與荆伯抑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

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
荆伯抑爲守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忠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
人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
以矯之其畧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
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在朝之士相讓于上下皆化之
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本寔之此論非獨可
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
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迫禍難處困窮臨
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誠知其人今不
爲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故連坐之法似美
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
吾姑嚴爲之防爾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當
柰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
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于山育魚於淵惟
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

之下也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
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于挾私難服衆心若止
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
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
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
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
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自尚書以下每歲於十
科中舉三人中書省鈔錄舉主及所舉官名歲終不
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有事執政各隨其所
舉之科選差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大傳曰負者小人
之事乘者君子之器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盜思奪之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
百赤芾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陳澔曰鷩鷩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
人之魚以自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
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漢武帝時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
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
水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爲五利

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無
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賢德而加諸刀
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而責諸不
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崇
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
思而痛革之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卒子者數十人詔

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樂松等多引無行趨勢之徒置其間喜陳閭里小事帝甚說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

摺其後收改但不可後便治民及在州郡昔者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奸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

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爵廊廟
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沘言
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
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
公主亦以爲言上然之乃復叙用柳澤上疏曰斜封
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大下稱
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
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爲禍不細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名器之

蓋是極焉

劉子玄言于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
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
載斗量杷椎枕脫之諺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上曰用伶人爲刺
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
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
於樂部轉遷耳

仁宗時待詔王元度纂勒貞宗御書得紫服佩魚上
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一代人才所以激厲
軒昂遇事奮發而以名節自居磊磊落落以自別
于庸流賤胥者盖由上之人有以甄別起發之也
後世人主其毋以朝廷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
異端雜流技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
陞賞可也

大學衍義補纂要卷之一

終

